



《书屋》编辑部◎编
揭示历史真相



湖南教育出版社



剪掉有形的辫子，是中山先生临时的丰功伟绩。
剪尽无形的辫子，是我们迄今的艰巨任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揭示历史真相

《书屋》编辑部◎编



下的河水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土下的河水/《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9

(书屋文丛)

ISBN 978 - 7 - 5355 - 6310 - 1

I. 沙… II. 书… III. ①中国—近代史—文集②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K250.7 - 53 K27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190 号

沙 土 下 的 河 水

《书屋》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胡长明

责任校对: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8×1000 16 开 印张: 19.25 字数: 2008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 - 7 - 5355 - 6310 - 1

G · 6305 定价: 38.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有人说,历史是墙上挂衣服的一个钩子,也有人说,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种种说法,都道出了把握历史真相的不易。虽然如此,但总有精明的学者能识破正史的粉饰之辞、野史的凿空之言而直逼历史的本质,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相。《沙土下的河水》正是这样一本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好书。

清朝的“康乾盛世”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认为它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若单从纵向比较的视角而论,这样的观点也言之有据,因为那时的中华帝国版图广大,国力强盛,而且藏富于民。乾隆中叶,人口达到三亿,人均每年承担的赋税不到半两白银,约合三十公斤大米。但有的学者却不这样看,他们从横向的角度比较“康乾盛世”与西方的崛起,便得出了“康乾盛世



何足道”的结论。“康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6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期间西方以英、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相继爆发，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继文艺复兴而掀起的启蒙运动则促成了思想文化的全面繁荣。可以说，西方正是在这一时期经历着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全方位变革，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企图以其理念重塑世界的面貌。

与之相比，“康乾盛世”却完全没有西方那种大刀阔斧、开拓前行的气象，而是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自我陶醉。严酷的政治专制让文字狱大行其道，“乾嘉朴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举国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创造和变革？正是盛世掩盖下的种种沉沦和僵化，才导致后来的“古今未有之变局”。现代的中国人若不从这个角度认识世界，便无法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

本书中的“乱世湍流”一章，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制度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针对“君主立宪何以在中国走不通”的问题，有作者指出，中国的皇帝自春秋战国以降便失去了神性，成为一个人人可以凯觎的俗物。刘邦“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喟、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叫嚣，遵循的都是兵强马壮者称帝的原则。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帝王无法从神性和优越性方面完成自己的合法性论证，其统治只能靠暴力来维持。一旦失去武力的维持，皇帝就如敝屣一般为民众所抛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只能走民主共和之路，而无法像英、日等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化事件，如“胡风给党中央的信”、“《兰亭序》真伪的论辩”等，本书的解读也不同凡响。作者以扎实的史料

为基础,辅之以严密的论证,均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胡风“给党中央的信”一万多字,远比其“三十万言书”精简而准确,解读这封信,是全面理解其长篇报告的钥匙。先仔细地看信,再认真地读“报告”,所得必会更多。“兰亭论辩”发生于1965年,是一场学术意味很浓的笔墨官司,但仅过了一年,“文革”爆发,其中的历史玄机耐人寻味。

至于书中的最后一章“风俗画卷”,则广泛探讨了剪辫、缠足以及麻将的起源等五花八门的社会风俗和娱乐方式,揭示了其表面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和人性幽暗面。读者一册在手,不失为一种精神的盛宴和享受。

本书兼具颠覆性、内幕性和震撼性。其作用有二,一以豁眼目,一以拓心胸。

胡长明

2009年9月7日

目 录

001

前 言

第一章 “盛世”悲歌

曲小川 001

“康乾盛世”何足道

005

盛世文网的血泪

014

专制社会的权力恐慌症

028

出家人的隐权力

第二章 乱世湍流

039

谁的“天国”？

048

止庵的庚子百年思考

054

《康有为的神话》质疑

069

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

第三章 拍案惊奇

085

孙越会谈始末

117

我生长在铁一号



- 136 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
148 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
158 两桩公案和一种常识
166 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

第四章 文人心曲

- 185 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
198 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
222 “兰亭论辩”是怎样的“笔墨官司”
238 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244 立此存照

第五章 风俗画卷

- 249 士大夫与女人的缠足
261 也说剪辮
267 京城旧事
273 说“饭局”、“片子”兼及其他
282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284 “麻将学”发微

「康乾盛世」何足道

“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尤其为新世纪的中国人民所喜欢。君不见,各路导演明星孜孜不倦地演绎出一幕幕康乾盛世的动人故事,为人民群众上了一节节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芸芸众生被教育得如痴如醉豪情满怀。难道“康乾盛世”真的如此美好让人无限神往吗?非也,这只不过是国人对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恋情结。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可明白“盛世”的真正内涵。

翻看世界历史,当康熙正在轰轰烈烈地除鳌拜、削三藩之时,欧洲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儿等伟大的科学家。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的康熙大帝不是也极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吗?是的,康熙曾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自己学习天文和数学的老师,还曾



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学习过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他不但学会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学会了使用天文仪器,组织数学家编写《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他甚至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但是,非常可惜,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仅仅停留在个人的爱好阶段,并没影响到他治国的大政方针,他的子孙则连这点爱好都丢弃了。

我们不妨看看与康熙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是如何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为了加速海军建设,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彼得做出了惊人之举:先是以流放国外作为完成学业的方式,派三十五名贵族丢妻别子出国学习海军;后又于1697年派出二百五十人的大型使团去西欧访问,任务是学习西欧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难能可贵的是,彼得变换姓名,以下士水手的名义随使团“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出访”。在这一年半的微服出访中,每到一国,彼得都仔细观察、询问,勤奋钻研,在普鲁士学习造炮技术,在荷兰当木匠学造船,在英国除学技术外,还访问了许多专家学者、文化人士,聘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俄国传业解惑。彼得正是以如此罕见的学习精神,才把俄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扩张成濒临海洋的强大军事帝国,开创了俄罗斯帝国的新纪元。

康熙为自己的爱好学习,而彼得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学习,两者高下不判自明。彼得有句名言:“作为君主,落后于自己的臣属,会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当时的清帝国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各国,但康熙不会感到惭愧,因为他的感觉正良好着哩,天朝大国,舍我其谁,哪用得着向外邦蛮夷学



习。靠这样的自我感觉打造出的“盛世”，能维持多久呢？

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靠着祖宗的阴功，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基本上还算扑腾出个局面，开拓疆土，十全武功；风流天子，六下江南。但这都是乾隆前期的事，到了中后期，就沉湎于“文治武功”的颂扬声中，豪奢放纵于山水之间，亲小人，用佞臣，朝政日趋腐败，民变迭起，爆发了四次农民起义。特别是重用大贪官和珅，使其腐败所得的家产折合白银八到十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余年的财政收入。孕育出千古一贪的社会，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呢？有意思的是，在其晚期的1783年，乾隆正在为自己的皇帝宝座将要坐得和皇祖父一样长久而自鸣得意时，华盛顿领导人民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由于州权过大，主权不集中，当时的美国一直无法摆脱混乱状态，这样就出现了吁请华盛顿出山做国王的民意。不但一大群有君主思想的军官们的集体意见如此，就连革命功勋汉密尔顿，也曾有过想法，让华盛顿做国王，自己做首相，将美国建成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国。而华盛顿是如何处理的呢？“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只是民众的工具，当民众选出的代表违背了民众的利益时，民众可以撤销他们公仆的资格，华盛顿如是说。华盛顿不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于四年后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使人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传统，在建国之初就建纲立制，并在日后成为美国的惯例。华盛顿功莫大焉。与乾隆相比，他们两人开创的社会，哪个才是盛世呢？

当乾隆正在莺歌燕舞地举办千叟宴歌颂大清帝国太平盛世之时，英国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走向黄金时代。西方列强日益崛起，而“康乾盛世”开启的大清帝国却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的危险境地。这是多么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啊！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引以自豪的“康熙盛世”又算什么，又何足道哉？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正是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最后阶段，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明乎此，全国人民受“康乾盛世”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觉得脸红吗？我们还有理由花费巨资大演特演“康乾盛世”的大戏吗？

(王贵成 文，原载《书屋》2003 年第 6 期)

盛世文网的血泪

——读金性尧《土中录》

正是荧屏上常晃荡着英明果断、风流潇洒、知识渊博、慈爱纯情的辫子皇帝形象的时候，读金性尧先生积数十年研究心血用随笔手法记下清代文字狱的《土中录》，无异服下一帖清醒剂。“前言”中说：“清以乾隆为盛世，高宗又自称‘十全老人’，而文字之祸的繁荣与奇妙，也以乾隆朝为最显。顺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狱约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却达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数倍。”进入盛世而血腥的文网越织越密，读史人不应一厢情愿地观察和褒贬历史。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最专制独裁的王朝。唐宋以前的朝廷都设宰相，皇权和政府的治权有所分工和制约。明朝朱元璋开始不设宰相，内阁只是皇帝的



智囊或秘书处,带来的恶果是屡见宦官擅权。清循明制,且禁止后妃、外戚、宦官问政,一切政令直接出自皇帝。雍正七年(1729)始设军机处,逐渐成为皇帝日常处理军国要务的机要秘书处。乾隆帝曾向臣工多次否认朝廷设有宰相。皇帝还常用“寄信上谕”避开政府六部直接向地方发布命令,或者绕过尚书下令给侍郎;尚书、侍郎和地方的总督、三台都可以避开同僚单独向皇帝专折奏事。皇帝直接、分别控制中央和地方所有的高官,高官之间却陷入互相掣肘和猜疑的境地,只能惟皇帝之命是从,不敢轻举妄动。除上述尚书、侍郎、总督、三台以外,中下级官吏都不得“专折言事”;在各地县学的明伦堂里,都置有卧碑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违者按律严惩。完全剥夺了官吏和士人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

金先生在“前言”中又说:“顺治至乾隆四朝的文字狱,一个共同的轴心是满、汉的民族矛盾。”这同样是无法避开的话题。

满族约形成于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起先它没有自己的文字。1599年即明万历二十七年,距清兵入关仅四十五年,努尔哈赤才命额尔德尼等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立满文。1644年清兵入关时,满族人口仅占全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它的八旗军由满人、居住关外的汉人(汉军旗人)、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等组成,共约三十四万七千人,满人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六。满清盛世的十八世纪中叶,满族人口仍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①。而满洲贵族们在统治全国的二百六十七年中,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高踞各民族之上的特权。清末邹容《革命军》列举清廷的高官中的满汉比例为: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并列;内阁学士满六、汉四;侍读学士满蒙六、汉二;侍读满十二、汉二;中书满蒙九十四、汉三十;六部的郎



中、员外、主事，满人约四百，汉人为一百六十二人。又如理藩院从尚书到司库都是满人；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的高官都是满人。地方督抚多为满人；各省道府实缺多由六部以满人居多的司员外放，保证了地方官员大多数是满人。汉人高官必由进士、翰林；满人则无论出身，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2]。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汉人淮、湘军的崛起和新军的出现，那是清廷无可奈何之事，但仍受到满族王公的节制和掣肘。光绪末年由荫昌任陆军大臣，军权仍归满人。在“立宪”呼声最高时，朝廷所定的资政院章程，只有皇族和贵族才能参加该院：宣统三年（1910）四月初十公布的新内阁成员名单，“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皇族，海内舆论哗然”。^[3]

这样一个为史学家钱穆称之为“部族专制”的政权^[4]，其首要任务当然是如何统治超过本民族人口近百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他们残酷镇压与笼络安抚并举，顺治朝则武力先行。他们借口帮助明王朝剿灭李闯王而入山海关，一进北京，福临便取代朱明天子而称帝。初起还为崇祯帝后发丧，官吏王公一如其旧，官制服式暂依明制，汉人的反抗尚不显著。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在扬州遇到史可法的顽强抗击，城破后制造了史称“扬州十日”的大屠杀，死难人口仅焚尸簿记载的就达八十余万，被掳、落井投河、闭门焚缢的无法计算。清兵渡江，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投降。统兵的豫亲王多铎立即下达剃发令，强迫汉人男子一律按满人样式剃发以示降服，激起素称柔儒的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在已经接受了清朝地方官的江阴、嘉定两个小县城，士人和义民斩木揭竿，重举义旗。明知以卵投石，江阴义军死守孤城苦战八十一天；嘉定失陷后义军继续顽强转战。



清兵报以毒燎虐焰，两城平民惨遭屠戮，玉石俱焚。江阴城杀绝封刀，“出榜安民”时全城只剩下躲在寺观塔上等处的大小活口五十三人；嘉定“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骨浮于水面，岔起数分”^[5]。《土中录》所载顺治朝的文字狱，倒是“一个不杀”，这是由于满人权贵对汉文化知之不多，或者还腾不出手来对付文人，决不是这位开国皇帝对读书人格外仁慈。

顺治短命。康熙二年(1663)便发生杀人最多的湖州庄廷鑑明史案，凌迟及戮尸十八人，斩首及绞刑七十余人，充军为奴数百人。罪名只因“其涉及清室，并无讪谤语，偶见建夷及夷氛、夷寇等字，不意竟触震怒，酿成惨狱”^[6]。但它尚不属“盛世”文网，其政治背景是：一为康熙冲龄登基，辅国大臣鳌拜等惟恐天下不稳，杀人立威。二是江南素为清廷心腹之患，继上述扬州、江阴、嘉定屠城之后，又有松江、太湖陈子龙、夏允彝等的抗清起义；顺治康熙之交，郑成功联合张煌言从长江口进军，围攻南京，占苏皖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义举虽失败了，但一时影从如云，江南震动。康熙元年，曾向郑成功献策的湖州士人魏耕、钱纘曾、潘龙基在杭州被凌迟处死。不足一年又有人首告湖州发生明史案，岂不使满族权贵心惊肉跳。

康熙亲政是康乾盛世的开始。康熙仍致力于军事上的削三藩、平准葛尔(乾隆时方平定)、征讨台湾等，后期的诸子争嫡也很使他烦心，文网还不太密。《土中录》所举，被斩首的沈天甫等实为讹诈，二眉道人朱方旦是迷信骗人。真正属文字狱的是康熙五十年(1711)编修戴名世的旧作《南山集》语多狂悖案，牵连上百人。但最后钦定仅杀戴名世一人，与此案有关的已故方孝标戮尸，故金先生说“圣祖的性格较为宽厚大度”。



金先生对雍正朝的文字狱有中肯的概括：“世宗雍正雄鸷猜忌，即位前后，心力全用于骨肉相残上，著名的曾静、张熙案，即直接关系宫廷之变，并且做了一件自以为高明的蠢事，颁布了《大义觉迷录》”；“其次为严惩朋党，如汪景祺、钱名世、谢济世、查嗣庭诸案，而他之痛恶朋党，恐也与骨肉倾轧时，双方互结党援这一内幕上得到连锁性的教训”。

康熙朝开始，从皇帝到王公贵胄，都对汉文化发生莫大兴趣，乾隆帝尤甚。他们读儒家经典，认汉儒为帝师。金先生的说法是“满洲贵族在政治上征服了汉人，汉文化却征服了他（乾隆）”。但他也觉察到，满清皇帝接受汉文化，目的是为其所用。乾隆发现“汉文化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奥妙，反过来便利用儒家的尊君畏天、三纲五常等学说。经过发酵，作为文化立威的利器，实际上是用了倒打手法。他对汉族的读书人虽然笼络利用，却有成见，就像他看不起明代的士人一样”。例如，外史记载乾隆曾当面叱责协办大学士纪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7〕}诗人沈德潜晚年为乾隆翰墨侍从，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尚书衔、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死后发现沈有不敬处，立即追夺阶衔谥典，拆毁所赐祭葬碑文。存殁荣辱，俨如天壤。

《土中录》指出乾隆朝的文字狱与前三朝相比有两大特点，一为落网罹祸的流品复杂，医卜星相，地痞讼棍，乡愚冬烘，商贩工匠，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二是死的疯人特多。前三朝尚无疯人因文字狱而被杀的，乾隆则不管是否真疯，一入文网非处死即充军，家属连坐。如介休王肇基进诗联“要求皇上用我”，朱批已肯定“竟是疯子而已”，但又发上谕“将该犯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又如公认的疯子丁文彬冒认老衍圣公婿，南平刘朝干、泰和李雍和等情词悖逆等，都被凌迟处死。可称“史无前例”。